



大艺术书房

陈启伟◎著

名画说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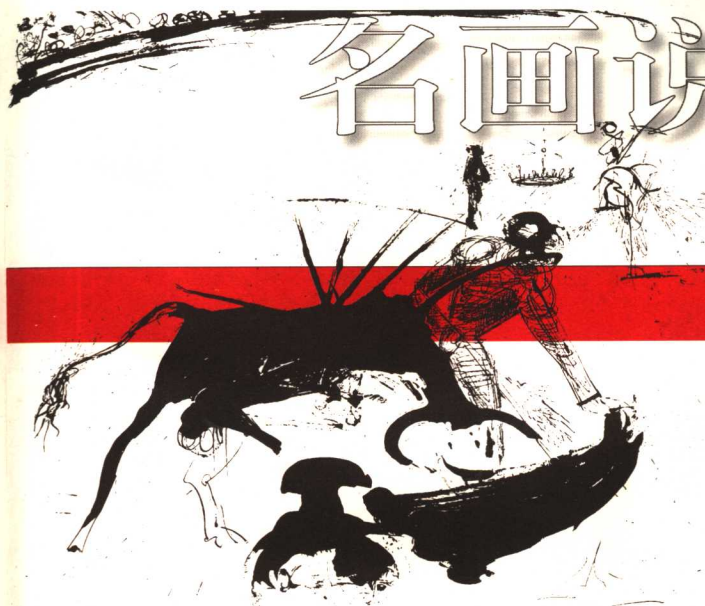
陈佩秋访谈录

大艺术书房

肖关鸿主编

陈启伟◎著

名画说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画说疑——陈佩秋访谈录 / 陈启伟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1

(大艺术书房)

ISBN 7-80676-274-4

I. 名... II. 陈... III. 中国画—鉴定—中国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123 号

· 大艺术书房 ·

名画说疑——陈佩秋访谈录

著者 / 陈启伟 责任编辑 / 任雅君

版式设计 / 童晓斐 封面装帧 / 周晓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640 × 940 1 / 16 字数 / 100,000(彩色插图 16 面)

印张 / 12 印数 / 1 - 6000

ISBN7 - 80676 - 274 - 4 / G · 138 定价 / 22.00 元



古 希腊神话里讲，奥林匹斯山上有九位美丽而智慧的少女，她们是万神之主宙斯和记忆女神的女儿，是分司音乐、诗歌、戏剧、舞蹈、悲剧、抒情诗、史诗和天文的九位缪斯，是她们给文学家和艺术家带来了灵感。这是人类对艺术最初的认识和分类。

以后，缪斯女神走下了奥林匹斯山，走进宫廷、走进沙龙。再以后，她们走向社会，走向公共空间，走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艺术不再是祭品，不再是象牙塔，也不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就是生活本身，她关系到生活的品质和生存的环境。

这段历史的进程，走了几千年，缪斯也由女神变成了平民。

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艺术的进步。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大艺术”，就是想与一般的艺术丛书有所区别。我们走出纯艺术的框架，把艺术的视野扩展到最广阔的领域，把艺术的触角伸展到过去人们并不认为是艺术的层面；同时，用更新颖的观念，更丰富的视角，更多样的形式来讨论艺术，力图给人不拘一格、耳目一新之感。

艺术之大已不再是少数艺术家的专利。但只有到大多数人都来关注艺术、创造艺术和享受艺术时，艺术才真正是大艺术。

主编

序言

东坡诗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上海的9月中旬，天气不凉不热，金风阵阵，送走烦人的秋老虎，正是一年好景，然而我却因为左脚背被一阵莫名其妙的无名肿毒给盯上了，于是乎只得整天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大概也是苍天美意，正在床上躺到第三天傍晚，好友陈启伟、朱丽萍夫妇却送陈兄的新著《名画说疑——陈佩秋访谈录》。我心中暗自思忖，一个月前与小陈夫妇在金茂大厦就餐时，就听启伟讲近来正在赶写一本《陈佩秋访谈录》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并说陈佩秋近来精神大好，兴致特高，一门心思钻研起古书画的鉴真别伪来。不想就这个把月光景，陈君就把书稿写好打出送来，并说明要我给他的这本书写篇序言。陈君是我的多年好朋友，近几年来工作之外，一直致力于书画古物的研究，可以说是颇多会心之处；加上我近来因病卧床，上苍有美，故而收到书稿便连夜不顾病痛，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及到第二天午后，便一口气地从头到底一字不漏，并时有沉思地把这书稿看个兜底翻转过来。讲句坦白话，十年来帮朋友写了不少序言，但是讲要从头到底把写序的书如饥似渴地彻底看个究竟，再行落笔，这还是第一次。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书画鉴藏热的渐次升温，社会上这方面的书出得不少，当然为了配合需求，不少出版社也还陆续翻印了好多过去的鉴玩旧作，就我手头随便翻得到的，除了本人自著《书画鉴赏与拍卖市场》，就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所编《文物鉴赏丛书》、叶恭绰的《遐庵小品》、马宝山的《书画碑帖见闻录》、谢稚柳的《鉴余杂稿》、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要录》、杨仁恺的《国宝沉浮录》、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方若的《校碑随笔》等等，不下20来种。其中有些专谈书法，有些则涉及面要稍许铺开一些，旁及碑版古玩。眼下欣闻今年12月初，将要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晋唐宋元国宝展，到时书画文物爱好者必将因为盛展空前而大开眼界。为了配合这次展出，作些有益的学术探讨，于是就有了陈君这本火热出炉的《名画说疑》。

书中，陈君对陈佩秋先生访谈的，主要就陈先生提出的唐朝阎立本《步辇图》、五代董源《潇湘图》、《夏山图》、《夏山口待渡图》的真伪，提出了比较深入细致并且客观公允的探讨。再之，书中也对轰动一时、众说纷纭的张大千《仿石山水图》案的真相，谈了陈佩秋先生关于本案所亲历的一些事情

和看法，读来引人入胜，大有欲罢不能的观感。

在阎立本《步辇图》真伪辩中，虽然在这以前，人们对于《步辇图》的真假问题曾经有过隐隐约约的怀疑，比如1981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撰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曾经在评论《历代帝王图》时谈到：和传世阎立本《步辇图》及《职贡图》等比较，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帝王图》中帝王面貌衣著，多下笔肯定而又十分准确，点画间毫无疑滞处。至于《步辇图》卷，围绕李世民腰舆近旁一簇女子，面目用笔缺少肯定感，也缺少性格和生命。但是，从唐朝和阎立本传世作品的时代风貌、线条特色、艺术水平、历代题跋、收藏印章、绢丝质地、历史背景、文物典章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仔细的研究辨析，然后断然指出《步辇图》是阎立本的伪作，这还是第一次。这使我忽然想到，对于传世书画的鉴真别伪，非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不可。

再如《董源〈潇湘〉三图质疑》，文中对于好多人认为是伪作的董源《溪岸图》，陈佩秋却力举其真；对于董其昌等历代相沿，好多人认为是真迹的《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等三个董源所画卷子，陈佩秋却力举其伪。所谓“举”，就是“举证”。法官断案少不了举证，当然是以事实为依据。书画鉴别又何尝不需要举证？自然也是以事实为依据。所谓书画真假举证的事实依据，往往由时代特征、笔墨线条、个人风貌、史书记载、本人落款、后世题跋、收藏印章、绢纸质地等综合组成。由此看来，绘画鉴定，包括书法鉴定，无论从艺术角度还是从科学角度来看，都是一件花力费时，相当细致，一步一个脚印，学术性相当强的有益且又有趣的工作。与此同时，也要正视并尊重客观事实，具备敢于推翻自己过去鉴定或错误看法的勇气。据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大千居士就托王南屏捎话给谢稚柳说：“你告诉稚柳，叫他不要再搞董源的《夏山图》、《潇湘图》和《夏景山口待渡图》了，是不是董源其笔，要研究。”不料当时谢老听完此话，非但不以为意，还说：“唉，张大千老了，糊涂了，钻牛角尖了。”然而，谢老真不愧是老而弥勇，经过反复研究，终于在1996年初，谢老对陈佩秋说：“除了《溪岸图》，董源的其他几幅作品，《潇湘图》等三卷确实有问题，张大千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要推翻自己花大半辈子心血研究的结论，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弥天大勇。谢老的例子，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古书画的鉴定，竟

是一件多么耗力费时的难事啊！

好在张大千、谢稚柳生前的未竟事业，如今终于被陈佩秋花大力气、陈君纵生花笔给解决了。在访谈中，陈佩秋感叹：“权威性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如果作为专家，只顾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顾事实，那是对历史不负责，对自己的名誉不负责。权威也好，专家也好，首先都是人，是人就难免会犯错误。我刚才说了，谢稚柳一生大多半时间都用在了对董源的四幅画的研究上了，而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也相信了明朝大鉴定家董其昌对董源作品的鉴定结论，因此才有以后的一系列论述。然而一旦抛开固有的框框，看到了许多以前无法见到的实物，他对自己的鉴定就产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这是很正常的。”

更加重要的是，除了还历史真面目，对于董源《潇湘图》等三卷作出鉴真别伪的意义，还在于今后人们对于我国五代水墨山水，元四家的师承，以及“南宗北宗”等问题，又将作出重新的认识，乃至对于美术史的改写了。

全书引人入胜之笔，同时还落在了对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案的真相上。鉴定家鉴定书画要以事实为依据，法官断案又何尝不是如此？回想1995年10月28日，浙江中澳纺织有限公司以110万元拍下一张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不料过不了3个月，买家浙江中澳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定林却向记者出示著名鉴定家徐邦达的亲笔鉴定书：“（此画）审视乃为摹本，裱边上拙书之跋，本题在原画上，今为移装摹本左侧。”由此在书画界、法律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现在事情虽然已经过去，然而事后想想，此案的教训正是在于对书画真假案的断定，实在是有所难度，诚如陈君在书中所说：“看来书画真假的官司法院不能轻易接手。以前，吴冠中画的真假案不知道搞了多少年。”

书的末尾还有一段余音，讲陈佩秋与书画鉴定，读来也颇受启发。文中陈佩秋讲到一件事：“几年前，有人拿了一张张大千临摹的敦煌画来请我题跋，画的右边有一长条谢稚柳的题跋。那天是晚上，来人急着要我马上看了写几句就带走。一般我看画必须在光线好的时候，而且不能立马就取。也是碍于情面，在看了张大千的画后，也没有看谢稚柳题了什么，就写了奉承的几句。来人拿走画后，我脑子里突然印现出画和谢的题字都有问题，于是，我只能再对他说，画是不对的，字也有问

题。”由此看来，假画真题跋，从古代沈周，到董其昌，到近代的张大千、吴湖帆、陈佩秋，名人鉴定家也有失手的时候。由此，我倒欣赏专家、鉴定家之外，对于从市场第一线跌打滚爬出来的民间鉴定家的意见，也当集思广益，借以听取，借以作为充实自己和提高眼力的参考。同时我也认为，大家都看真的东西未必一定就是真了，相反，大家都看假的东西也未必一定就是假了，最后还得综合各方意见，反复分析，才能大胆地放出你个人的眼光和见解来。想到这里，我记起了抗战时期马宝山在长春花400元钱，买到了王鉴、王时敏、王石谷、王原祁的4张山水画的旧事。马宝山买画的当晚，就有朋友赵志诚来相告：“这四张画，我和马济川、郝葆初等都研究过，看下来的结果一致认为上海人的伪造。”但马宝山听后非但不为所动，并且还风趣地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细看这4张画，都确真无疑。假如你们和我的看法一致，早被你们买去。我以廉价买得，应向诸位致谢。”接下来，马宝山把4张“四王”的画寄回北京，转手卖给了张子厚，价3000元。不久，张子厚又把原画交韩传文经手，分几次卖给了故宫博物院。后来听李欣本说，这4张画是沈瑞麟任外交总长时，同僚们集资由德宝斋经手代办的一份寿礼，属真品无疑，否则故宫博物院也不会花重金收购了。由过去及于现在，对于当前社会上掀起的书画投资热，由于真真假假，个中蕴含的风险实在太太，若非出于真心爱好，我是持反对态度的，不过若要真心收藏，爱画入骨，在书画鉴定中，少一份人云亦云，多一份独立思考，我倒又认为是件实实在在、非常必要的事。

在全书行文上，启伟兄把陈佩秋对“名画说疑”的一些观点，有些还是比较深奥难懂的学术难题，采用轻松活泼的访谈形式加以展开，化阳春白雪为“下里巴人”而更加赢得读者，扩大了影响。

我为启伟君和佩秋先生即将在上博年末举办，汇集四海精品的晋唐宋元国宝展奉上一份学术“闹猛”而感到由衷的感激和高兴。

洪丕谟

2002年11月于病中



《溪岸图轴》(全图)



《步辇图》(全图)





《历代帝王图》(局部)



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





《潇湘图》(全图)



《夏山图》(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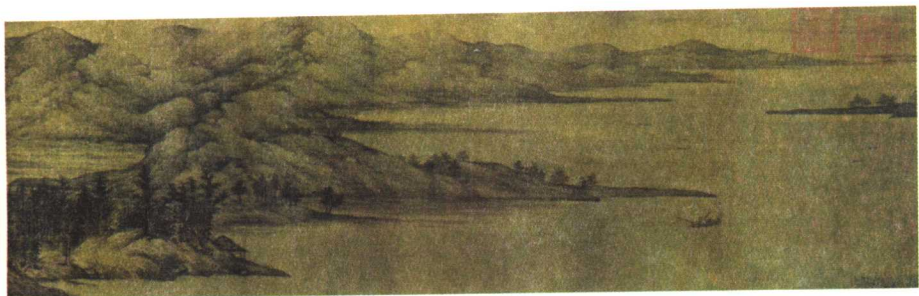
江行初雪图(全图)



《夏景山口待渡图》
(全图)



《溪山行旅图》(全图)



《官乐图》(全图)